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2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救命恩人

老马在我们小区也算一知名人物,打一手好太极,门生无数。我曾想拜他为师,他嫌我资质差,不开山门,还说我只配跟他徒弟的徒弟学艺——呀,老吴好歹痴长他10岁,叫我拜他徒弟的徒弟,那我成了他的徒弟徒弟了?更何况他麾下徒弟众多,叫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儿拜倒石榴裙下捧臭脚,成何体统?近日,老马突然改口,又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了,此话从何说起?当然还要从拜师说起。

我拜师不成,心下郁郁,我说我好歹也是一个七尺男儿,只因我心脏装了支架,想加强体育锻炼,才屈尊前来找你,何必贬低我睡棺材拿乔?他呵呵一笑道,那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,有病才来抱佛脚啊!我说,你也不要太得意了,别看你太极练得好,可你平时也是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须小心才是。老马一甩宽大的袖口,飘然而去,整个打通了任督二脉、百病不侵的架势。结果……去年他也步我后尘,心脏装了支架。老马这根支架插得凶险,心血管已经堵了100%,到医院紧急抢救才活过命来。可这小子记吃不记打,才活回命,又神气活现了。他说医生原打算给他装六根支架的,现在才插上一根就好了。他还得意洋洋告诉我,只要坚持吃药、锻炼,心血管指标控制好了,顺便减肥,现在更像一个武林高手了。

其实我内里很敬佩老马,因为我们不仅是邻居,过去还是同事,他为人憨厚,慈母纯孝。他的老母患阿尔茨海默病,谁都不识,只识老马。在家摔东摔西,气跑许多保姆,只好送养老院。在养老院也不安生,到哪里都放声高歌,别的老人也有意见。老马只好一个个打招呼,不行再一家家换养老院。就这样,老马每天还将老母亲带出来,旷野唱上几支老歌,母亲就像孩子一样笑得开心灿烂!老马陪伴痴呆母亲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人,我的老妻也是他的粉丝,每每感动落泪。忽一日,听说老马又住院了,而且还晕倒了!原来他夜间上厕所,突然天旋地转,倒地不起,幸亏妻子在家,送他去了医院。我连忙给他电话,可他就是不接,总是忙音。我心里着急,你住医院里还不好好休息,开什么电话会议?幸好一会儿,他回话了,还是那副吊儿郎当懒洋洋的口气,问老吴

□南京 吴晓平

高考记忆

高考,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,甚至是人生的转折点。于我而言,高考改变了我家庭的境遇和我个人的生命轨迹。尽管岁月的年轮已转过四十多圈,但对于高考的点滴记忆,我始终深藏于心,特别是当年国家发布恢复高考消息的情景还在眼前。

那时,我生活在淮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。紧挨我家宅院的南侧,是生产队积肥的粪场,粪场中间是生产队沤肥的大坑,粪坑周边常年堆放着生产队每天从各家各户收来的人畜粪便。在粪场的中间,高高竖立着一个高音喇叭。这是那个年代村民获取外部信息,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。我至今也不明白,生产队为什么要把高音喇叭竖立在臭烘烘的粪场里。也许因为那个地方居于全村中间位置,也或许是为了防止调皮捣蛋的孩子爬上去搞破坏吧。

仲秋的一个早晨,像往常一样,父母起床后收拾农具准备下地干活,我和妹妹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。高音喇叭播放一段熟悉的乐曲之后,接着是播音员播报的《报纸与新闻摘要》节目。突然间,父母好像被施了魔法,停住了手里的活计,呆呆地立在原地不动,时间和人都在一刹那凝固了。高音喇叭里说:教育部决定,今年冬季全国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,从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到1977年毕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都可以自愿报名。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,终于向全国的莘莘学子敞开。

我的三舅和我大哥正在可以报考的范围之中。三舅心比天高,但高考制度废除后,加上家庭的成分,高中未读完,就跟着姥爷到老庙公社卫生院当了一名看不到出头之日的赤脚医生。我的大哥,此时高中毕业后,跟着村上一个远房二伯正在芜湖打工。

恢复高考的消息,犹如滚滚春雷,强烈撞击着我父母的心房。妈妈想到了我三舅和我大哥的未来,父亲从中品出了改变家庭境遇的希望。此后的几天里,广播里每天都会播送一些有关高考的消息,事情渐渐明朗起来:参加高考不需要推荐,也没有指标限制;择优录取,重在本人表现,家庭成分不再是考生的羁绊,此

□南京 贺震

什么事啊?我说你要死了,住院还不老实,电话打得不歇火!他呵呵一笑说,我已经出院了,正在茅山修身养性哩!我说你修养个啥啊,人都晕倒两次,还敢住那么远,万一心脏病发作,救命都来不及上医院。他赶紧打断我说,暖暖,你甭瞎说阿好,我这次不是心脏病发作,只是一般感冒罢了!我仔细问他这次晕倒的经过,说,我觉得你还是心脏有病,供血不足导致的,建议你去看医生。老马犹犹豫豫,还是不想去。我晓得他内里还是排斥装支架,就一再解释此病的凶险,并且答应帮他找一医心内科的查主任亲自给他看,他才勉强答应。怕他敷衍我,这边丢下电话,我立即联系查主任。查主任是个好医生,答应小长假后第一天,就请病人过来。放假最后一天下午,我打电话提醒老马,这个家伙还是迟迟疑疑,说我这刻儿还在茅山哩,能不能明天到南京再说?我劈头盖脸开始骂他,说人家主任可不是谁想约就约的,你搭什么臭架子!你自己作死不要紧,你死了你老母哪个照顾哪个陪她天天唱歌?一顿雷霆砸过去,他缄口不言,挂上电话。须臾回话说,他和老婆商量好了,今晚连夜赶回南京,明早就医。

也巧,那几天我正莫名咳嗽,咳得昏天黑地,怕人家忌讳,不便前往,就请老妻第二天陪老马看病。老妻和查主任也熟,第二天一大早就陪老马去了。原打算只是咨询咨询,顺便请查主任调个药。谁知查主任一看他脸色,直接就不让他走了,立即安排住院……原来这家伙上次血管就未完全打通,这次又有一根堵上100%,反正是凶险之极,命悬一线!前些天,老马终于出院了,在朋友圈里写了一篇《定时炸弹在即将爆炸前拆除》,绘声绘色讲了他死里逃生的手术经过,还满怀深情地夸我是他的“救命恩人”,夸得我浑身鸡皮疙瘩。还打电话来说:“老吴啊,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……”我生怕他再说出什么蹊里八怪的话来,赶紧打断他的话头,说:“不客气啊,到我们这个年龄段,都是应该尽力救人且随时需要别人救命的岁数了,了解自己身体状况,坚持锻炼且不排除医生的正确指导,不给子女添麻烦,少花政府医保钱,就是立地成佛了!”

后的日子里,父母的精神状态大为不同,走路都带风。

那一天是1977年10月21日。本一个平常的日子,因发布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,便不再平常。

三舅放下他赤脚医生的营生,大哥立即从芜湖赶回阜阳老家,两人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之中。自从1966年以后,社会上第一次出现青年们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的热情。但那时高中课本都难以寻觅,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复习资料,“临阵磨枪”只是一种心理安慰。时间转眼到了11月份,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举行,三舅和我大哥与全国570多万年轻人一起走进考场投身这场堪称惨烈的拼搏。

三舅和我大哥首战失利。现在回头看,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,现在的普通高中生都可以轻松考个好成绩。但对于当时的大部分青年来说,正确解答考卷上的试题却如同登天一般困难。

高考分数公布后,三舅没有气馁,立马投入到新一轮紧张的复习迎考中。三舅总结首次高考失利的经验教训,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情况调整主攻方向,由原来报考的理工科,改为文科。通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,1978年夏天三舅第二次高考冲刺成功,秋天进入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(现阜阳师范学院)学习。大哥则从高考中看清了自己的实际文化水平,颇有自知之明地放弃了大学梦,老老实实扛起锄头去“修理地球”了。

刚刚恢复高考那年,因我离高中毕业还有些时间距离,似乎没有感受到高考对于我个人的重大意义。但很快,我便从三舅与大哥的经历中感受到恢复高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。那就是:高考,能使像我这样的草根青年开始一种新的人生。

几年后,我踩着三舅的步伐,经过两轮苦战,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,成为我们村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恢复高考,是我们那代人难以忘却的共同记忆。

□云南昆明 王雨婷

日暮乡野

季夏的黄昏总是令人陶醉。

暑假回到外婆家,每逢日暮时分,外婆都会提俩小马扎,带着我到河堤上歇凉。满载河沙的运输船“呜呜”地从远处的港口出发,徐徐向我们驶来。行至近处时,我们可见船只周围水花飞溅,鱼儿竞跃,好不热闹!堤岸边的钓鱼者,看着跃出水面的鱼儿,欣喜万分,紧握鱼竿,静待大鱼上钩。外婆目送着运沙船驶向远方,仿佛那只船带走了她的青春往事……

我抬头向河堤对岸望去,那是一片广阔的玉米地。余晖下的玉米地,依旧绿意盎然,玉米叶片随风摇曳,彰显着生命的活力。粗壮的玉米秆上长着一两个结实的玉米棒,光望着,我便能想到新鲜玉米从锅里捞出来的香甜气息。田里不光长了玉米,地底下还埋着地瓜和花生呢。等秋天到了,一铁锹下去,花生哗啦啦出来一堆,无须过多佐料,往火里一丢便能吃。这种最质朴的吃法,一直受到我和外婆的喜爱。

忽地,仿佛有谁在轻轻地抚摸我的脚踝,我低头,原来是狗尾巴草呀。它细长的叶片,如同曼妙的舞裙,它扭动着纤细的腰肢,在风中款款跳起芭蕾舞。边上的外婆也不甘示弱,昂起蓝色脑袋,咧开嘴笑着应和。还有猫儿菊,摇摇晃晃地竟似“贵妃醉酒”。

乡野里的这些花草也真是神奇,你挨着我挨着你,没有理由的,时不时来一场日暮狂欢。我望着它们,浮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,甚至想拉着外婆,同它们共舞一番。

外婆拍拍我的肩膀,我一扭头,只见她递来一个草环。她将草环戴在我的手腕上,尺寸正好。外婆编的草环,与众不同。她总是挑选最鲜绿的草叶,将它们细心地穿插在一起,形成一个精致的圆环。而在圆环之上,她还会巧妙地点缀几朵野花,有蓝的、黄的、紫的。我凑近细闻,草环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青草香呢!我举起戴着草环的手臂,在空中挥舞,竟生发一种与这乡野同乐的自在感。

“记得小的时候,我们经常躲在屋檐下,拿着狗尾巴草编成的玩具,有手环、兔子、鸭子等。我们边玩边听大人们讲述着各种神奇的故事。”外婆拨起一根狗尾巴草在手中把玩,那是一双布满老茧、粗糙的手,手指短而粗,却很灵活,很快一只草编兔子就躺在她的手心里。我也学着外婆的样子,扯一根草,左折,右翻,从这头戳进去,从那头扭出来,好不容易编出一只草兔子。外婆拿过兔子细细端详,随后小心地放进兜里,笑着说:“小丫头,手艺不错啊,赶上外婆啦!”夜幕来临,我和外婆收起小马扎,手牵着手一起回家。一路上,我们吹着乡间的晚风,笑语不断。

如今,岁月已经远去,那些曾经的时光已成为回忆。每年夏天,这个小小老太太还是会带着我到河堤上歇凉,手里编着狗尾巴草,望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地,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那些故事……

清晨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,像稀释过的蜜糖,温柔地洒在城市的街道上。握着那张比赛中赢得的新华书店购书卡,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,想到能用这份小小的奖品与姥爷分享,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

到家的时候,姥爷刚吃完饭。见我拎着东西过来,他脸上露出一丝赞同,“怎么又买这么多水果?上次买的那些还没吃完呢。”我呵呵一笑,“那你就留着慢慢吃呗。姥爷,您猜我这次给您带了什么礼物?”姥爷摇摇头。我笑嘻嘻地从兜里拿出那张崭新的购书卡递给他,“这是我这次征文获得的奖品,一共三百元呢。姥爷,一会儿咱们就去书店吧,这次我要把你喜欢的书全部买下来!”姥爷拿着购书卡笑得合不拢嘴。

姥爷是一名语文老师,爱书成痴的他每个周末都会到书店看书。走进书店,熟悉的油墨气息扑面而来。一楼收银台后面的书架是姥爷的“领地”,那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医书籍。从《黄帝内经》到《伤寒杂病论》,再到中医养生的各种书籍应有尽有。“姥爷,您挑吧!喜欢哪本拿哪本,今天咱们不用省钱。”我挥着购书卡,故作豪迈地说道。姥爷抬头看着我,眼中闪过一抹光亮。

我们在书架间穿梭,姥爷时不时抚过书的封面,仿佛在和每一本书低语。我会小心地取出被他选中的书,递到他的手中。他接过书,仔细地翻阅每一个章节,偶尔还会发出轻声的咕哝。看着姥爷专注读书的表情,我也翻出一本感兴趣的书籍读了起来。

时间一点点流逝,我们的购物篮也越来越满。除了医学书籍,姥爷还选了几本文学小说。他说这些书能给他的业余爱好增添不少乐趣。

走出书店,我和姥爷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书袋。四季更迭,书店里的书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。而我们的记忆,却如同那些书页一般,一页页地叠加在一起,成为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,这些书将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温馨的午后。每一次翻开书页,都能让我们重温今天的欢乐时光。

□河北衡水 杨瑞雪